

「心田寬恕量表」之中文化與 信、效度分析*

蕭舒謙

高雄醫學大學
心理學系
正向心理學中心

林秀玲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華語文與科技研究中心

余晨瑋

國立臺灣大學
心理學系

吳相儀

高雄醫學大學
心理學系
正向心理學中心

過去華人寬恕測量研究多聚焦在單一面向，實為研究缺口，尚待多向度測量來延伸開展寬恕各面向研究。故本研究旨在採用 Thompson 等人（2005）的理論發展適用於臺灣大學生的「心田寬恕量表」。該量表分成三個分量表，包括：寬恕自己、寬恕他人及寬恕情勢。預試以分層便利抽樣抽取 229 人，經項目分析及信度分析後，保留題目共 18 題。正式樣本涵蓋全臺灣北中南區之大學生共 503 人，依各區百分比進行取樣分配。結果發現全量表 Cronbach's α 係數為 .87，各分量表 Cronbach's α 係數為 .78 ~ .79，顯示本量表穩定性佳及內部一致性良好。建構效度方面，各項整體適配度指標均達標準，顯示本量表整體模式適配情形頗為理想。再以心理復原力量表（Connor-Davidson Resilience Scale, CD-RISC）為效標，具良好同時效度。此外，針對不同背景變項進行考驗，發現不同性別或宗教信仰並不會影響寬恕傾向。本量表深具價值及應用性，採嚴謹直譯及回譯方式，可以提供跨文化的比較，及後續實務應用，對於探索華人不同年齡及族群的寬恕狀態，初步診斷或介入，均能提供有效參考依據。

關鍵詞：信度、效度、量表、寬恕

* 1. 通訊作者：吳相儀，shine.wu0829@gmail.com。
2. 本研究為碩士論文改寫，指導教授為吳相儀。

正向心理學 (positive psychology) 崛起於 21 世紀，正向特質為其三大範圍之一，聚焦在「強項與美德 (character strengths and virtues)」，包括 6 大美德及 24 強項，Park 等人 (2004) 對於強項 (strengths) 定義為：「反映人類的思想、情感以及行為的正向特質」。其中，寬恕即為他們所列舉的 24 個強項之一，而寬恕即為 24 個強項之一，可正向提升心理健康，也與許多負向心理指標有負相關，例如：憂鬱、焦慮等 (Mauger et al., 1992)，簡言之，寬恕對於個體正負向心理皆有重要影響。

綜觀「寬恕」的文獻，從早期許多研究著重於「寬恕他人」面向，探討受害者在意識到他人傷害後，對加害者態度從負向轉為正向的過程 (Enright & Fitzgibbons, 2000; McCullough, 2000; Worthington & Scherer, 2004) 後續研究轉為關注「寬恕自己」面向，認為寬恕自己便是個體承認錯誤、承擔責任、從自我疏離到親近自我的過程 (DeShea & Wahkinney, 2003; Hall & Fincham, 2005; Mauger et al., 1992)。之後的研究發展朝多向度理論模式發展相關工具，例如雙向度寬恕量表 (Mauger et al., 1992)、寬恕自己 (Wohl et al., 2008)、多向度寬恕量表 (Tangney et al., 1999) 以及心田寬恕量表 (Thompson et al., 2005)。

反觀國內，華人寬恕研究比西方慢十年左右，大抵從 2000 年後才開始有學者投入，至今不論在理論、測量及介入上，大多研究僅就單向度切入，對於「多向度寬恕」的研究付之闕如，實為研究缺口，將有待更多學者投入。Thompson 等人 (2005) 將多向度寬恕聚焦在「給予寬恕」(granting forgiveness) 的歷程，而非尋求寬恕，而且，有別於以往只聚焦在寬恕他人及寬恕自己，他們的架構更包含了「寬恕情勢」的部分，具有其獨特之視角，目前此量表已經翻成二十多國的語言版本。

有鑑於此，本研究之主要目的在引入 Thompson 等人 (2005) 之寬恕三向度理論，先透過嚴謹的程序將量表中文化後，再驗證其信效度；接著透過不同族群之背景變項 (性別、宗教) 的比較，分析在寬恕三向度上的傾向差異。期待在引入更新更多元的寬恕量表後，使臺灣在相關議題的研究上，不但以多向度的角度切入寬恕研究，也能藉著實徵資料的呈現，來豐富寬恕研究的成果。

文獻探討

(一) 寬恕的定義

許多學者皆針對「寬恕」提出理論架構，依據寬恕的對象可分為自己、他人、情勢與尋求寬恕，其中又分為針對單一對象的單向度及一個以上的多向度。而各理論中對於寬恕的評估依據不盡相同，有些學者著重認知、情緒、行為的轉換 (Enright & Fitzgibbons, 2000; Worthington & Scherer, 2004)、有些著重正向反應的增加與負向反應的減少、有些學者則著重內在動機的轉換 (Hall & Fincham, 2005; Worthington & Scherer, 2004)。以下茲分述為兩部分，針對單一對象 (自己、他人或尋求寬恕) 的單向度寬恕，以及針對一種以上對象的多向度寬恕探討其理論內涵。

從單向度理論發展來看，多數學者認為，先是受害者須意識到自己被不公平對待，使得當事人在態度、情感、認知或行為上由負向轉為中性或正向，可分成「寬恕他人」、「寬恕自己」、「尋求寬恕」三種類型分述。首先，在「寬恕他人」方面，Enright 與 Fitzgibbons (2000) 認為寬恕是個人放下憎恨寬恕傷害者，同時對傷害者產生道德之愛，對傷害者的認知、情緒、行為負向轉為正向；Worthington 與 Scherer (2004) 將寬恕歷程分為五階段：回憶、同理、利他、承諾、維持，強調傷害者從「不寬恕」的負向情緒轉為「寬恕」的正向情緒；McCullough (2000) 認為寬恕是內在動機的轉換，可將逃避或報復的動機，轉換為仁慈的動機；Rye 等人 (2001) 認為寬恕是受害者放下對傷害者的負向反應，並對傷害者採正向反應，華人部份則多數沿用上述觀點 (林維芬, 2011; 楊鳳玲、陳柏霖, 2017)。在「寬恕自己」方面，Hall 與 Fincham (2005) 將寬恕視為動機的轉變過程，強調與自己和解可幫助個體從自我疏遠進入自我親近；DeShea 與 Wahkinney (2003) 將寬恕自己定義為知覺自己做錯或傷人後，釋放憤怒的過程。最後，在「尋求寬恕」方面，Sandage 等人 (2000) 將寬恕定義為一種承擔道德責任的動機，當事人在傷害造成後，試圖做出補償的歷程。從上述可進一步區分「寬恕他人」、「寬恕自己」、「尋求寬恕」三者的不同，前兩者是從被害者的角度去針對傷害來源 (他人或自己) 來給予寬恕放下負向情緒，而尋求寬恕則是從傷害者的角度去尋求被害者的原諒。

在多向度寬恕理論方面，最早是由 Mauger 等人（1992）發展寬恕自己與寬恕他人的雙向度理論。之後由 Tangney 等人（1999）將寬恕延伸出三個向度：寬恕自我、寬恕他人、尋求寬恕。Thompson 等人（2005）所提出的多向度理論，包含了寬恕他人、寬恕自己以及寬恕情勢，將寬恕定義為：個體知覺到被冒犯後，對冒犯者或該事件的知覺（認知、情緒、行為）從負向轉為中性或正向。其定義中所提到的冒犯者，意即寬恕的對象可能是自己、他人或一個被視為無法控制的事件。值得注意的是，在量表上 Thompson 等人也分別測量了個體對自己、他人及情勢的認知、情緒、行為上是否能由負向轉為中性或正向，由此可看出他們的寬恕定義是認知、情緒、行為三者並重。此外，在量表上 Thompson 等人也分別測量了個體對自己、他人及情勢的認知、情緒、行為上是否能由負向轉為中性或正向。Thompson 等人並未否定尋求寬恕的相關理論，他們提到過去的寬恕理論可分為「給予寬恕」與「尋求寬恕」兩類，而他們在本量表是聚焦在「給予寬恕」的部分，並認為過去在「給予寬恕」的理論中，缺乏「寬恕情勢」的部分。

綜合上述，Thompson 等人（2005）所提出的多向度理論具有其獨特之視角，有別於以往只聚焦在寬恕他人及寬恕自己，他們的架構更包含「寬恕情勢（例如：疾病、命運或天災）」。此量表的二十多國的語言版本中，也有多篇研究提及此多向度視角的重要，可避免過去僅測量單一向度，而忽略了寬恕多面向的貢獻（如：Dahiya & Rangnekar, 2020; Gallo-Giunzioni et al., 2020）。故本研究將採用 Thompson 等人的寬恕理論內涵該理論並發展「心田寬恕量表」的中文版，除了有助於進行跨文化的比較，同時也將讓後續研究者更能多面向的去探討華人寬恕相關議題，來豐富寬恕研究的成果。

（二）寬恕的測量

茲簡述單向度及多向度寬恕測量並評析如下。

1. 單向度寬恕測量

（1）寬恕量表（**Enright Forgiveness Scale, EFI**）。Subkoviak 等人（1995）針對寬恕他人所編製的量表，包括三個分量表各 20 題，分別為受害者對於傷害人的認知、情感及行為，共 60 題，為 6 點量表，信效度良好。林維芬（2011）以 200 位國小學生為研究對象，內部一致性係數皆大於 .90，顯示此量表在臺灣也具良好信效度。

（2）侵犯相關人際動機量表（**Transgression Related Interpersonal Motivations Scale, TRIM**）。由 McCullough 等人（1998）針對寬恕他人所發展的 5 點量表，共 12 題，兩個分量表測量受害者對傷害者採取報復與迴避的動機，分別為 5 題及 7 題，內部一致性係數為 .86（逃避）及 .90（報復），建構效度佳（CFI = .94）。

（3）寬恕可能性量表（**Forgiveness Likelihood Scale, FLS**）。Rye 等人（2001）針對寬恕他人所發展的 5 點量表，共 10 個情境，測量個體對傷害者寬恕的可能性（例題：朋友散佈關於你的謠言，使得其他人對你的觀感變差，請問你寬恕這位朋友的意願？），內部一致性係數佳（ $\alpha = .85$ ）。

（4）華人寬恕量表。中國學者張蕊（2008）針對寬恕他人所發展的 6 點量表，分成五向度：「人際交往方式」、「個人品質」、「負面評價」、「自我寬恕」及「超越性」，分量表（ $\alpha = .69 \sim .84$ ）和全量表（ $\alpha = .87$ ）內部一致性係數尚可。

（5）自我寬恕狀態量表（**State Self-Forgiveness Scale, SSFS**）。Wohl 等人（2008）針對寬恕自己所發展的 4 點量表，共 17 題，測量個體在特定傷害事件發生，意識到自己的錯誤後，對自己的感受、行為及信念，內部一致性係數佳（ $\alpha = .86, .91$ ）。

（6）尋求寬恕量表（**Seeking Forgiveness Scale, SFS**）。Sandage 等人（2000）針對尋求寬恕所發展的 5 點量表，共 54 題，測量其在關係中尋求寬恕的程度，測量範圍包含想法、感受與行為，要求填答者寫下在特定關係中傷害他人的事件，並從中挑選最嚴重的事件，內部一致性係數佳（ $\alpha = .95$ ）。

2. 多向度寬恕測量

(1) 心田寬恕量表 (Heartland Forgiveness Scale, HFS)。Thompson 等人 (2005) 所編製的 7 點量表, 共 18 題, 主要調查個體在寬恕自己、寬恕他人、寬恕情勢的傾向 (認知、情緒、行為)。具備不錯的內部一致性 ($\alpha = .86 \sim .87$) 及建構效度 ($CFI = .96, RMSEA = .04$)。

(2) 雙向度寬恕量表 (Forgiveness Of Self And Forgiveness Of Others, FSFO)。Mauger 等人 (1992) 所編製, 主要以諮商個案為對象, 調查個體在寬恕他人與寬恕自己兩部分的自陳式量表。內部一致性係數佳 ($\alpha = .79, .82$)。

(3) 多向度寬恕量表 (Multidimensional Forgiveness Inventory, MFI)。Tangney 等人 (1999) 所編製的 5 點量表, 共 16 個模擬情境, 主要調查個體在寬恕、尋求寬恕、寬恕自己、逐漸寬恕自己、責怪他人、責怪自己、被傷害、被生氣的程度。內部一致性係數佳 ($\alpha = .73 \sim .85$)。

(4) 華人多向度寬恕量表。第一個為李新民與陳蜜桃 (2009) 編制的情境量表, 含「寬恕他人」及「尋求寬恕」, 具備不錯的內部一致性係數 ($\alpha = .86, .89$)。第二個為王薇等人 (2012) 編制的寬恕傾向問卷, 調查青少年在人際寬恕及自我寬恕的傾向, 內部一致性係數尚可 ($\alpha = .70$)。第三個為范超與胡金生 (2013) 編制的寬恕傾向量表, 調查中學生在寬恕他人、積極自我寬恕及消極自我寬恕的傾向, 內部一致性係數尚可 ($\alpha = .81, .63, .67$)。

綜上所述, 從相關測驗工具的發展進程, 可以發現早期單向度的寬恕理論以「寬恕他人」為最大宗 (如: Enright & Fitzgibbons, 2000; McCullough, 2000; Worthington & Scherer, 2004); 後續的多向度寬恕理論, 則將寬恕他人、寬恕自己、寬恕情勢等不同面向與層次的轉變逐漸廣納進來, 從而豐富寬恕理論的深度與廣度 (Mauger et al., 1992; Tangney et al., 1999; Thompson et al., 2005)。雖然上述量表的信效度均屬良好, 但是, 本研究考量到多向度的角度更能豐富寬恕研究的成果, 因此, 在「給予寬恕」的測量工具方面, 將使用 Thompson 等人 (2005) 發展之「心田寬恕量表」, 以期能將「寬恕自己」、「寬恕他人」、「寬恕情勢」等三向度均納入, 目前此量表已經翻成二十多國的語言版本, 相信本研究能夠藉此使臺灣在寬恕相關議題的研究上, 以更多向度及國際觀的角度來切入寬恕研究, 故擬將 Thompson 等人之「心田寬恕量表」進行中文文化。

(三) 寬恕與復原力的相關

寬恕能提升個體的心理復原力嗎? 從近十年的研究發現, 答案是肯定的。有許多研究顯示寬恕與復原力具正相關, 像是 Soni (2015) 研究發現寬恕與復原力呈顯著正相關 ($r = .28^{**}$); Abid 與 Sultan (2015) 則發現, 在女生樣本中, 寬恕與復原力有顯著正相關 ($r = .26^{**}$)。若進一步聚焦於採用「心田寬恕量表」來測量寬恕及復原力的研究, 也具相同的結果, 像是 Mary 與 Patra (2015) 的研究是採用成人樣本, 發現心田寬恕量表寬恕與復原力呈顯著正相關 ($r = .23^{**}$); 而 Soni 研究結果也顯示寬恕能顯著預測復原力, 其中寬恕自己 ($r = .27^{**}$) 與復原力的相關則是大於寬恕他人 ($r = .19^*$) 及寬恕情勢 ($r = .19^*$)。從以上研究已經證實, 選擇寬恕自己、原諒他人, 就是學習放下負面情緒的歷程, 有助於個體面對生命創傷, 產生新的復原力的。有鑑於此, 本研究將採用復原力為效標, 藉此也可對應本研究的寬恕各向度與復原力之間的相關。

(四) 寬恕在不同背景變項上的差異

寬恕會因人而異嗎? 是否有性別、身份或宗教的差異? 不同性別會產生不同的寬恕表現嗎? 黃小燕 (2015) 針對中國大學生進行研究, 發現寬恕在性別並無差異。國外學者研究也呼應這個結果 (Batik et al., 2017), 證實性別對寬恕沒有影響。不過, 後續有學者 Miller 等人 (2008) 針對性別與寬恕的後設分析發現, 寬恕中的性別差異介於小和中等之間, 但是性別差異只存在特定情境中。Miller 等人表示: 如果測量的是特質寬恕 (trait forgiveness), 則沒有發現性別差異; 但如果是針對特定對象或情境事件的寬恕 (state forgiveness), 則顯示出性別差異。

至於不同宗教會有不同的寬恕表現嗎? Edwards 等人 (2002) 發現信仰與寬恕自己、寬恕他人

及寬恕情勢有關。Davis 等人（2013）針對寬恕與宗教／靈性（religion/spirituality）進行後設分析發現，宗教／靈性與寬恕他人的特質寬恕（trait forgiveness）及寬恕自己存在中等正相關。而黃小燕（2015）探討中國大學生宗教與寬恕的關係，發現信仰基督教之大學生較不容易寬恕自己，在寬恕他人的部分也較難消除消極反應。吳燕琴（2012）同樣以中國大學生為對象，探討基督教信仰與寬恕之關係，發現在寬恕自己部分與黃小燕的結果一致，基督教信仰的大學生比無宗教信仰的大學生更不容易寬恕自己，但是在寬恕他人的部分，吳燕琴卻發現基督教信仰比無信仰之大學生更容易寬恕他人並展現更多寬恕行為，這的確符合一般民眾認為宗教信仰對寬恕特質會有相關。

（五）小結

綜上所述，西方的寬恕理論隨著內涵不同，測量工具也跟著不同，有些針對是單向度的工具，例如：寬恕自己、寬恕他人、尋求寬恕（DeShea & Wahkinney, 2003; Subkoviak et al., 1995），有些是多向度工具（Mauger et al., 1992; Tangney et al., 1999）。華人研究多延用西方理論（林維芬，2011；楊鳳玲、陳柏霖，2017），但目前只發展出兩向度理論。該領域的重要學者 Thompson 等人（2005）指出，若要瞭解個體的寬恕特質或傾向，選擇多向度理論及測量才會完整。Thompson 等人所發展的心田寬恕量表，將寬恕視為三個向度：寬恕自己、寬恕他人與寬恕情勢，認為寬恕指的是個體受到冒犯後，對冒犯事件或冒犯者情緒、認知與行為的轉換，而冒犯者除了自己與他人，也應加上生活中非人為因素的事件，像是命運、天災等等，即「寬恕情勢」。西方後續的寬恕研究，至今多以 Thompson 等人的理論繼續發展（如：Aricioglu, 2016; Consoli et al., 2020; Davis et al., 2013; Sapmaz et al., 2016）。

在華人寬恕測量部分，曾有學者試著引入 Thompson 等人（2005）的心田寬恕量表，卻未能完整呈現全貌，例如曾文志（2008）曾在研究中將心田寬恕量表視為一個向度（內部一致性係數為 .83），未來有待檢驗三向度信效度；張盈（2017）只翻譯「寬恕自己」與「寬恕他人」兩部分，卻忽略寬恕情勢。因此，為完整呈現 Thompson 等人理論並考察該工具引進臺灣的適切性，本研究徵求 Thompson 等人的同意，將其心田寬恕量表進行中文化，針對三向度重新建立信、效度，將其驗證的因素與理論相呼應，並檢測中文版心田寬恕量表與其他背景變項（性別、宗教）之關係。至於在研究對象方面，考量到 Thompson 等人發展心田量表時，是以大學生為研究參與對象，而且在後續多篇心田寬恕量表與其他變項之研究亦同（如：Aricioglu, 2016; Gallo-Giunzioni et al., 2020; Ikedo et al., 2020），故本研究亦以大學生為研究對象，藉此也可以比較相似的年齡族群在寬恕的情況有何異同。

方法

（一）研究參與者

本研究分兩階段，目的在篩選中文版心田寬恕量表問卷題目為正式施測，即以驗證性因素分析再次確認其建構效度，並考驗其信度與效度，茲將兩階段的研究參與者分述如下：

1. 預試樣本

來自臺灣南部三所大學共 229 位大學生，男生 79 位（34.5%），女生 142 位（62%），8 位未填答。全體參與者得分平均數為 4.87（ $SD = .79$ ）。

2. 正式樣本

採分層立意取樣共 503 位大學生，平均年齡為 22.14 歲（ $SD = 2.75$ ），依教育部統計處（2016）的資料，將全國劃分北、中、南三區，依據各區百分比進行取樣分配，以學校為單位進行施測，剔除無效樣本，共計北部 239 人、中部 102 人、南部 162 人，全體得分平均數為 4.57（ $SD = .77$ ）。補充說明剔除無效樣本計 3 筆（占總樣本 0.6%），其中 1 筆剔除原因為正反向題立場矛盾（皆填

答高分)，另外 2 筆並非來自臺灣故不採用。

本研究是採用正式樣本來進行信效度的驗證。性別方面，男生 119 人（23.66%），得分平均數為 4.59（ $SD = .73$ ）；女生 384 人（76.34%），得分平均數為 4.56（ $SD = .78$ ）。結果摘要如表 1 所示。

表 1
正式施測之樣本人數分配及我國大學生分區母群人數與取樣之人數表

性別	人數	%	宗教	人數	%	取樣人數			母群人數	
						區域	人數	%	人數	%
男	119	23.66	佛教	112	22.27	北	239	47.51	559,366	42.72
女	384	76.34	基督教	37	7.36	中	102	20.28	304,730	23.27
			天主教	3	0.60	南	162	32.21	402,638	30.75
			道教	133	26.44	東	0	0.00	42,707	3.26
			一貫道	11	2.19					
			無信仰	255	50.70					
			其他	11	2.19					
合計	503	100%		501	99.6%		503	100%	1309,441	100%

(二) 研究工具

本研究主要工具包含中文「心田寬恕量表」(Heartland Forgiveness Scale, HFS)、心理復原力量表(Connor-Davidson Resilience Scale, CD-RISC)，後者做為檢驗心田寬恕量表檢驗同時效度之使用。

1. 心田寬恕量表 (Heartland Forgiveness Scale, HFS)

本研究採用 Thompson 等人 (2005) 編製之心田寬恕量表並進行中文化。研究者在寫信徵求原作者 Thompson 同意後，進行量表直譯與回譯。定稿後之心田寬恕量表共有 18 題，為自陳式量表，其中 9 題為反向題，3 個向度各舉例題如下：寬恕自己（例題：回首過去曾犯的錯，隨著時間我會體諒並接受自己）、寬恕他人（例題：我會不斷的懲罰那些我認為做錯事情的人）以及寬恕情勢（例題：當事情受到非人為因素影響而變糟時，我會被負面的想法卡住思緒）。心田寬恕量表的總量表分數範圍可從 18 至 126，三個分量表分數範圍可從 6 至 42，較高的分數表示較高的寬恕水準，反之亦然。Cronbach's α 係數介於 .78— .87 之間，全量表之 Cronbach's α 係數為 .87，具有良好內部一致性信度。

2. 心理復原力量表 (Connor-Davidson Resilience Scale, CD-RISC)

本研究使用陳瑜等人 (2013) 翻譯自 Connor 與 Davidson (2003) 的心理復原力量表做為心田寬恕量表同時效度之工具。此量表共有 25 題，採 Likert 五點量尺計分 (0 分「從來沒有」、1 分「很少出現」、2 分「有時出現」、3 分「經常出現」、4 分「幾乎如此」)，分數加總得分越高，代表個人的心理復原力程度越高。為自陳式量表，無反向題，包含 3 個向度：順應性、堅韌性、自主性。在本研究中的 Cronbach's α 係數為 .94，而分量表中，順應性、堅韌性、自主性因素的 Cronbach's α 係數依次為 .86、.85、.83，表示此量表具有良好的內部一致性信度。

(三) 研究流程及資料分析

本研究主要採取問卷調查法進行資料蒐集，先通過人體試驗委員會 (Institutional Review Board, IRB) 一般審查的核定，以保護參與者的權利及福祉。本研究將工具製作成網路問卷，進行預試及正式樣本抽樣，回收問卷之後剔除無效樣本，共計有效樣本人數為 503 人。

接著，以「SPSS19forwindows」軟體進行內部一致性、同時效度與描述性統計之統計分析。建構效度的部分，以 AMOS 進行因素分析，並以多項指標作為模式適配度的依據。此外，各項參數

值與標準誤是否在合理範圍，亦即是否有違犯估計值（offending estimates），也是模式評鑑的考量，包括：誤差變異數應為正值、標準化係數絕對值不大於 1、及參數標準誤不能過大等（Hair et al., 2009）。本研究也計算各潛在變項之「組合信度」（composite reliability）與「變異數平均解釋量」（average variance extracted, AVE），做為潛在變項的建構效度（construct validity）之證據。組合信度應至少達 .60 以上，變異數平均解釋量應達 .50 以上（Hair et al., 2009）。

（四）「心田寬恕量表」編製過程

1. 翻譯並回譯量表形成預試量表

研究者先寫信徵求美國學者 Thompson 等人同意，開始量表直譯與回譯：先將題目翻譯成中文，請兩位英文老師在沒看過原文情況下，翻譯成英文，選取其中比較貼近原意的寄回給 Thompson 博士審查，確認後再將中譯題目，另請兩位沒看過原始题目的英文老師協助翻譯，選取其中之一寄回給 Thompson 博士審查，重複以上作業後定稿預試量表。

值得一提的是，回譯過程在 Thompson 博士提點之下，讓有些語句更能忠於原作者語意。例如：原題「With time I am understanding of others for the mistakes they've made.」，直譯時中文為「隨著時間我會逐漸同理並接納那些別人曾犯的錯」，經回譯寄給 Thompson，他立刻給予修正建議：「#8 Similar to items #5 and #6, both the red and blue translations for #8 focus on accepting the mistakes rather than being understanding of "others." Is there a way to make the target of acceptance other people instead of their mistakes?」因此，修正題目重新聚焦到理解他人，修正後的題目為：「對於那些他人所犯的錯，隨著時間我會體諒他人。」這也顯示出對於寬恕這個構念來說，三向度在語句描述上有其細微處，確有其直譯與回譯之必要性。

2. 預試決斷值

為瞭解本量表的適切性與題目鑑別度，以預試樣本 229 人，平均年齡為 21.09 歲（ $SD = 4.88$ ），取各分兩表總分的前 23% 與後 23%，進行獨立樣本 t 檢定考驗，檢定每個題目在各分量表中高低分組的差異顯著性，求出每個题目的決斷值（CR 值須大於 3.0）。結果顯示差異性皆達顯著（ $p < .001$ ），所有题目的 CR 值皆大於 3.0（3.97—5.89），「寬恕自己」之 CR 值介於 3.97 至 4.76 之間，「寬恕他人」之 CR 值介於 4.17 至 5.64 之間，「寬恕情勢」之 CR 值介於 4.13 至 5.89 之間。顯示本量表所有題目均具有良好鑑別度，故保留所有題目。

3. 校正項目與總分相關敘述

此部分用來檢驗每一題題目與所有題目或該分量表题目的同質性，相關係數需大於 .30，越高表示其內部一致性越高。結果顯示，所有题目的校正項目總分相關係數介於 .35 至 .73 之間，「寬恕自己」的相關係數介於 .35 至 .67 之間，「寬恕他人」的相關係數介於 .45 至 .60 之間，「寬恕情勢」的相關係數介於 .48 至 .68 之間，皆大於 .30，表示量表及分量表個題目具高相關極高同質性。

4. 計分方式

整體言之，心田寬恕量表總分顯示個體對於自己、他人、和無法控制的情勢之寬恕傾向。較高的分數表示較高的寬恕水準，較低的分數表示較低的寬恕水準。計分方式為第 1、3、5、8、10、12、14、16 與 18 題所填寫之答案即為其項目之分數。而第 2、4、6、7、9、11、13、15 與 17 題則為反向計分。總量表所有題數之分數加總即為寬恕量表總分，其切截點有三個，總分介於 18 至 54 分，顯示此個體通常無法寬恕自己、他人和無法控制的情勢；介於 55 至 89 分，顯示此個體在對自己、他人、或無法控制的情勢上寬恕與不寬恕的傾向相似；介於 90 至 126 分，顯示此個體通常傾向寬恕自己、他人和無法控制的情勢。至於分量表的切截點也有三個，分量表之分數介於 6 至 18 分，分別顯示此個體通常無法寬恕自己、他人和無法控制的情勢；介於 19 至 29 分，顯示此個體在對自己、他人、或無法控制的情勢上寬恕與不寬恕的傾向相似；介於 30 至 42 分，顯示此個體通常傾向寬恕

自己、他人和無法控制的情勢。

結果與討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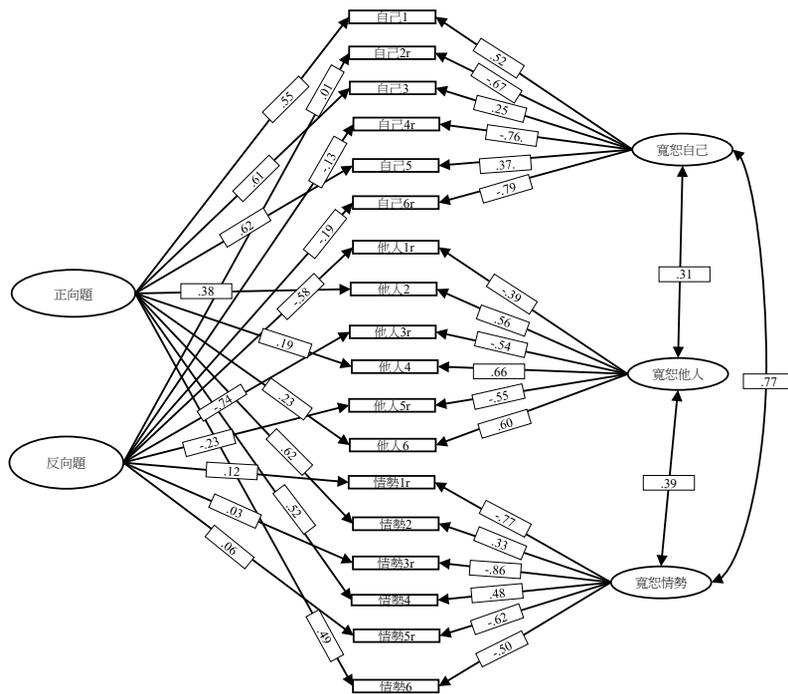
(一) 信度分析

內部一致性的部分，全量表之 Cronbach's α 係數為 .87，「寬恕自己」之 Cronbach's α 係數為 .79，「寬恕他人」之 Cronbach's α 係數為 .79，「寬恕情勢」之 Cronbach's α 係數為 .78，顯示此量表具良好內部一致性信度。

(二) 驗證性因素分析

以臺灣北中南地區共 503 名大學生，使用統計軟體 AMOS 進行驗證性因素分析，採最大概似法 (maximum likelihood) 對「寬恕自己」、「寬恕他人」、「寬恕情勢」的模型進行參數估計，檢驗量表的建構效度，參數估計結果如圖 1 所示。

圖 1
心田寬恕量表之驗證性因素分析建構圖



整體模式適配度 (overall model fit) 採 Hair 等人 (2009) 的絕對適配指標 (absolute fit measures)、相對適配指標 (relative fit measures) 與精簡適配指標 (parsimonious fit measures) 等作為適配指標判斷標準。本量表的 $\chi^2 = 299.16$ ，自由度為 114， $p < .001$ ，此似乎顯示此量表模式無法與觀察指標適配。但是， χ^2 常受樣本人數大小的影響，就是說，樣本人數在一定規模時， χ^2 值就容易顯著，模式就容易被拒絕。因此， χ^2 的值檢驗狀況在本研究裡可以予以忽略，而考量其它指標來檢視模式適配與否。經分析，配適度指標 (goodness of fit index, GFI) 為 .94 (需符合 .90 以上標準)，標準化均方根殘差值 (standardized root-mean-square residual, SRMR) 為 .05 (小於 .08 為適

配)，近似均方根誤差 (root-mean-square error of approximation, RMSEA) 為 .06 (.05 至 .08 間為不錯適配)，而調整之配適度指標 (adjusted goodness of fit index, AGFI) 為 .91 (大於 .80 為不錯適配)。在簡效適配度檢驗方面，目的在評估理論模式的精簡程度。由表 2 可知，本研究所得的精簡規範配適度指標 (parsimonious normed fit index, PNFI) 為 .69 (大於 .50 為通過標準)，精簡配適度指標 (parsimonious goodness-fit-index, PGFI) 為 .63 (大於 .50 為接受標準)。在增值適配度檢驗方面，其目的在檢視理論模式與基準模式 (baseline model) 互相比較的結果。由表可知，本研究所得之標準配適度指標 (normed-fit index, NFI) 為 .92 (大於 .80 為通過標準)，非規範配適度指標 (non-normed fit index, NNFI) 為 .93 (大於 .90 為通過標準)，比較性配適度指標 (comparative fit index, CFI) 為 .95 (大於 .90 為通過標準)，相對配適度指標 (relative fit index, RFI) 為 .90 (小於 .90 為未通過標準)，而 χ^2/df 之指標為 2.62 (< 3 為未通過標準)。結果摘要如表 2 所示。最後，各項參數估計均無出現違反估計值。如圖一所示，標準化係數之絕對值皆小於一。誤差變異數則都達顯著，最小值出現於題項他人 3r，數值為 .192，最大值出現於題項情勢 5r，數值為 .612。而參數估計的標準誤也並無過大之情形，顯示參數估計檢定的正確性，最小值出現於題項情勢 3r 於情勢因素的負荷量，數值為 .021，最大值為情勢 5r 於反向題因素的負荷量，數值為 .059。

表 2
心田寬恕量表之模型整體適配度表現情形

模式	絕對適配度				簡效適配度		
	χ^2	GFI	SRMR	RMSEA	AGFI	PNFI	PGFI
檢驗模型	299.16	.94	.05	.06	.91	.69	.63
評鑑標準	$p > .001$	> .90	< .08	< .06	> .90	> .50	> .50
評鑑結果	×	○	○	△	○	○	○
檢驗模型	.92	.93	.95	.90	2.62		
評鑑標準	> .90	> .90	> .90	> .90	< 3.00		
評鑑結果	○	○	○	△	○		

註：○表示符合評鑑標準，△表示達到門檻，×表示不符合評鑑標準。

從上述列指標可知，雖然 χ^2 值未達到顯著水準，但是從絕對適配度、增值適配度、精簡適配度三方面的評鑑結果均顯示本量表所提理論模式與觀察資料可以適配。因此，就整體適配度而言，心田寬恕量表符合整體適配度。

(三) 同時效度分析

本研究為檢驗同時效度，選取樣本 503 人，以心理復原力量表 (CD-RISC) 做為心田寬恕量表之同時效度，茲以皮爾森積差相關分析來進行考驗以提供效度觀聯的支援證據。在心理復原力量表部分，共有 25 題，採 Likert 五點量尺計分，包含 3 個向度：順應性、堅韌性、自主性。在本研究中的 Cronbach's α 係數為 .94，而分量表中，順應性、堅韌性、自主性因素的 Cronbach's α 係數依次為 .86、.85、.83。結果發現本量表與心理復原力量表之分量表及全量表皆有顯著正相關，相關係數 r 介於 .31— .56 之間 ($p < .001$)。心田寬恕量表與心理復原力量表的相關結果，顯示出心田寬恕量表有良好的同時效度，懂得寬恕的個體，同時也具有較高的心理復原力。結果摘要如表 3、表 4 所示。

表 3
心田寬恕量表與心理復原力量表之相關 (N = 503)

	寬恕自己	寬恕他人	寬恕情勢	全量表
順應性	.59***	.31***	.54***	.57***
堅韌性	.50***	.24***	.45***	.47***
自主性	.48***	.31***	.46***	.49***
心理復原力總分	.56***	.31***	.52***	.55***

*** $p < .001$.

表 4
心田寬恕量表之「組合信度」(CR)與「變異數平均解釋量」(AVE)

題目	分量表	AVE	CR
1. 回首過去曾犯的錯，隨著時間我會體諒並接受自己。	寬恕自己	.53	.87
2. 我會因為自己所做過的負面事情而怨恨自己。			
3. 從過去做過的錯誤中學習，可以幫助我克服它們。			
4. 一旦搞砸了事情，我就真的很難接受自己。			
5. 隨著時間我會逐漸理解並接受自己所犯的錯誤。			
6. 對於過去曾感受過、想過、說過或做過的負面事情，我會一直批評自己。			
7. 我會不斷的懲罰那些我認為做錯事情的人。	寬恕他人	.50	.86
8. 對於那些他人所犯的錯，隨著時間我會體諒他人。			
9. 我會持續責備那些曾經傷害過我的人。			
10. 雖然過去別人曾經傷害過我，我最終還是能夠把他們當好人看待。			
11. 如果別人對待我不好，我會一直認為他是壞人。			
12. 當有人讓我失望，我最後還是可以釋懷。			
13. 當事情受到非人為因素影響而變糟時，我會被負面的想法卡住思緒。	寬恕情勢	.52	.87
14. 隨著時間我能逐漸了解並接受生活中那些糟糕的情況。			
15. 如果我被生活中無法控制的情況搞得很沮喪，我會不斷地把這些事情想得很負面。			
16. 我終究能夠和生活中不好的境遇和平共處。			
17. 我對於那些不是任何人的錯誤而造成的負面情勢感到難以接受。			
18. 對於那些無法控制的逆境所產生的負面想法，我最終可以釋懷。			

(四) 性別及宗教差異檢定

為瞭解寬恕的狀況與性別變項間是否有顯著差異，透過多變量變異數分析發現，不同宗教與寬恕傾向亦沒有顯著差異存在 ($F = 0.89 - 1.40, p > .01$)，如下表 5 所示。

表 5
不同性別、宗教對寬恕傾向之多變量變異數分析表

自變項	df	漸進 F 值	Wilks' Λ	自由度	誤差自由度	p
性別	1	0.89	.99	3	491.00	.44
宗教	3	1.40	.97	9	1195.11	.18
性別 × 宗教	3	0.99	.98	9	1195.11	.44
殘差	493					

* $p < .05$. ** $p < .01$. *** $p < .001$.

(五) 討論

本研究目的在中文化 Thompson 等人 (2005) 之「心田寬恕量表」，依照全臺灣北、中、南之比例抽樣共 503 位大學生，其量表總分平均為 82.26。若以原作者 Thompson 等人所設定的寬恕量表總分切截點來看，本研究與葡萄牙語版 (Ikedo et al., 2020) 之大學生均位於第二截點：「分數介於 55 至 89 分，顯示此個體在對自己、他人、或無法控制的情勢上寬恕與不寬恕的傾向相似」；Thompson 等人研究中之大學生，兩個樣本的總分均位於第三截點：「分數介於 90 至 126 分，顯示此個體通常傾向寬恕自己、他人和無法控制的情勢」。這或許可以初步看出就大學生樣本來看，華人在此量表的寬恕傾向表現較西方美國略低一些，有待未來更多研究，如質化訪談來深入探討文化差異之原因。

信度部分，寬恕自己、寬恕他人、寬恕情勢與總量表之 .78、.78、.79、.87，顯示內部一致性良好。對比 Thompson 等人 (2005) 原量表的 Cronbach's α 係數分別為 .75、.78、.79、.86；以及在葡萄牙語版 (Ikedo et al., 2020) 為 .78、.81、.82、.86，還有印度語版 (Dahiya & Rangnekar, 2020) 為 .90、.92、.94、.94，和西班牙語版 (Gallo-Giunzioni et al., 2020) 為 .70、.67、.79、

.81。這些不同語言的版本均顯示心田寬恕量表各分量表及總量表，在不同語言及文化下，仍具良好信度指標。

建構效度的部分，絕對適配度指標 $GFI = .94$ 、 $SRMR = .05$ 、 $RMSEA = .06$ 、 $AGFI = .91$ ，除 $RMSEA$ 為不錯適配，其他指標皆為良好適配度。 $PNFI = .69$ 、 $PGFI = .63$ ，顯示其具有良好簡效適配度。增值適配度方面， $NFI = .92$ 、 $NNFI = .93$ 、 $CFI = .95$ 、 $RFI = .90$ 、 $\chi^2/df = 2.62$ ，除 RFI 為不錯適配，其他指標皆為良好適配度。整體來說各項整體適配度佳，並且也遵循原作者採取 bi-factor 的模式，信效度均良好。至於在「寬恕他人」及「寬恕自己」的結果也呼應先前研究確實有此兩個向度，如張蕊（2008）、DeShea 與 Wahkinney（2003）、Mauger 等人（1992）、McCullough（2000）、Subkoviak 等人（1995），而且，本研究更進一步驗證出「寬恕情勢」向度。過去雖有研究將「心田寬恕量表」中文化，如張盈（2017）、曾文志（2008），但前者只採用寬恕自己與他人 2 個向度，並未加入寬恕情勢的部分，後者則僅採用寬恕總分。因此，本研究之心田寬恕量表中文化過程經過嚴謹之翻譯及回譯，以及三個分量表及總量表之信效度檢驗，確有其價值及應用性。

本研究再以「心理復原力量表」為效標，發現具良好之同時效度，也證實心田寬恕量表及其分量表皆與心理復原力有顯著正相關，此結果呼應過去相關研究（Aricioglu, 2016; Batik et al., 2017; Kirmani, 2015; Sapmaz et al., 2016; Sharma & Das, 2017; Silfiasari & Ahmad, 2019; Toussaint & Webb, 2005）。以此為基礎，本研究進一步發現，在心理復原力的部分，比起寬恕他人與寬恕情勢，「寬恕他人」與心理復原力的相關明顯較低（自己、他人與情勢分別為 .56、.31 與 .52），這也呼應 Soni（2015）研究結果也顯示寬恕能顯著預測復原力，其中寬恕自己（ $r = .27^{**}$ ）與復原力的相關則是大於寬恕他人（ $r = .19^*$ ）及寬恕情勢（ $r = .19^*$ ），至於其背後的原因仍有待後續研究作更深入的探討，或許未來可以採用質化訪談的方式，進一步去探討是否在華人文化中這三個寬恕向度與復原力之相關背後的因素。而在華人研究中，雖有復原力與其他心理健康變項之間的相關研究，（如：吳相儀等人在 2018 年的研究發現，復原力為感恩與幸福感的中介變項之一；張映芬在 2021 年的研究建構國中生的學習挫折復原歷程模式），較少探討寬恕在其中的效果。寬恕作為心理健康的重要指標之一（Mauger et al., 1992），其與復原力、幸福感之間的關係，值得更進一步去探討。

在背景變項方面，首先，本研究中，性別並不會影響寬恕的表現，此結果可呼應之前學者的觀點（Batik et al., 2017; Miller et al., 2008）。Batik 等人（2017）同樣以大學生為對象，發現性別對寬恕沒有顯著影響。Miller 等人（2008）針對性別與寬恕的後設分析發現，特質寬恕（trait forgiveness）沒有性別差異。然本次調查針對跨時間、跨情境的特質寬恕進行研究，發現並無性別差異，此為本土實徵結果，未來還有待後續更多不同年齡、族群的研究；其次，本研究中，宗教信仰不會影響寬恕的表現，而過去研究發現，寬恕與宗教信仰的關係並沒有一致的結果（吳燕琴，2012；黃小燕，2015；Davis et al., 2013; Edwards et al., 2002）。Davis 等人（2013）針對寬恕與宗教／靈性（religion/spirituality）進行的後設分析發現，宗教／靈性與寬恕他人的特質寬恕及寬恕自己存在中等正相關。Edwards 等人（2002）發現寬恕與宗教信仰存在低度正相關。吳燕琴（2012）的研究發現基督教信仰的大學生比無宗教信仰的大學生更不容易寬恕自己，但是在寬恕他人的部分，基督教信仰比無信仰之大學生更容易寬恕他人並展現更多寬恕行為。黃小燕（2015）發現信仰基督教之大學生不容易寬恕自己，在寬恕他人的部分也較難消除消極反應。或許除了宗教的類別，宗教信仰的虔誠度也影響了寬恕的程度，建議未來可以針對宗教虔誠度與寬恕的部分做更進一步的探討。另外，過去少有研究探討「寬恕情勢」與宗教信仰的關係，未來也可在這部份發展更多研究。

心田寬恕量表目前已經有二十多國的語言版本，大多數的版本均呼應原作者寬恕三向度的架構，如：葡萄牙語版（Ikedo et al., 2020）、印度語版（Dahiya & Rangnekar, 2020），也有少數例外必須刪題才能驗證的版本，如：西班牙語版刪到只剩 8 題（Gallo-Giunzioni et al., 2020）。其實，寬恕的構念很細微，在語句上只要有些微的不同，就會影響受試者的理解，這也可能是過去的華人研究未採用心田寬恕量表三向度的原因之一。而本量表也是在翻譯及回譯的過程中，在 Thompson 博士提點之下，方能使許多語句於修改後更能忠於原作者語意。因此，未來在使用本量表時，相信對於進行跨文化的比較將大有助益。

結論與建議

根據上述的結果與討論，本研究的結論與建議分述如下：

(一) 「心田寬恕量表」中文化量表具良好信、效度

本研究以將 Thompson 等人 (2005) 的理論及量表發展成適用於臺灣大學生的「心田寬恕量表」，分成三個分量表共 18 題，包括：寬恕自己、寬恕他人及寬恕情勢。經由嚴謹的量表編製步驟，包括預試、正式施測，正式樣本涵蓋全臺灣北中南區之大學生共 503 人，依各區百分比進行取樣分配。在信度方面，全量表 Cronbach's α 係數為 .87，各分量表 Cronbach's α 係數為 .78 ~ .79，建構效度方面則各項整體適配度指標均達標準，顯示本量表整體模式適配情形頗為理想。至於同時效度方面，指標良好，是採用心理復原力量表 (CD-RISC) 為效標。而針對不同背景變項的考驗，則發現不同性別或宗教信仰並不會影響寬恕傾向。

(二) 未來可針對寬恕歷程或與其他變項深入研究

本研究的量表測的是個體的寬恕特質，也就是個體在意識到自己受傷害後，選擇寬恕的傾向。從量表分數看到的是一個結果，至於從不寬恕到寬恕之間的歷程，則是未來研究可以更進一步探討的部分，如：進行質性訪談的研究、混和研究法等等。了解個體在自己、他人及情勢三面向如何寬恕，就能幫助更多人在面對害事件時懂得如何寬恕。

過去寬恕研究大多著重在寬恕自己與他人兩個向度，較少討論到寬恕情勢，未來可針對自己、他人與情勢三向度做更多與感恩等正向特質或是幸福感的相關研究。亦可探討寬恕與其他心理健康相關變項的關係，例如：慈悲心靈量表 (張芝萱, 2021)、大學生感恩量表 (林志哲、葉玉珠, 2011)。至於背景變項的部分，本研究只調查有無宗教信仰及類別，未來可以進一步探討宗教信仰虔誠度與寬恕的關係。除了性別與宗教外，未來還可以針對不同職業 (例如：護理人員、老師、律師等) 進行寬恕與該職業能力或工作滿意度的探討。

(三) 未來可探討不同年齡層與族群的寬恕

本研究對象為大學生，未來可針對國小、青少年、老人等不同年齡階段，考驗「中文版心田寬恕量表」在不同族群的信效度。或是以不同年齡層在寬恕上的差異及發展，以及對生活滿意度、人際關係等正向指標的影響。亦可針對憂鬱症患者、伴侶關係、創傷後壓力症候群等特殊族群進行寬恕與其心理健康相關研究。這對於探索華人不同年齡及族群的寬恕狀態，甚至對於初步診斷或介入均能提供有效的參考依據。

(四) 未來可設計不同向度的寬恕課程提升心理健康

本研究已驗證心田寬恕量表及其三個向度的信效度，適合後續教育輔導研究與實務應用，未來設計寬恕相關課程或工作坊時，可以包含寬恕自己、寬恕他人及寬恕情勢三部分，並以本研究之中文版心田寬恕量表作為成效評估的工具。本研究也初步探討寬恕與宗教的關係，而陳秉華等人 (2016) 研究發現，設計諮商課程時，可針對基督徒與非基督徒有不同的方向，未來也可以融入寬恕的概念，檢視寬恕在團體諮商中的有效性。

參考文獻

- 王薇、馬曉輝、雷震（2012）：〈青少年寬恕傾向問卷的編制及應用〉。《中國臨床心理學雜誌》，20，18–20。[Wang, W., Ma, X.-H., & Lei, L. (2012). Development and application of the Scale of Tendency to Forgive for Adolescents. *Chinese Journal of Clinical Psychology*, 20, 18–20.]
- 吳相儀、張聖翎、蕭舒謙、簡晉龍（2018）：〈感恩到幸福：從復原力探討感恩與心理健康之關係〉。《教育心理學報》，50，83–106。[Wu, H.-Y., Chang, S.-L., Hsiao, S.-C., & Chien, C.-L. (2018). From gratitude to bliss: The mediating effect of resilience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gratitude and mental health. *Bulletin of Educational Psychology*, 50, 83–106.] [https://doi.org/10.6251/BEP.201809_50\(1\).0004](https://doi.org/10.6251/BEP.201809_50(1).0004)
- 吳燕琴（2012）：《信仰基督教與無宗教信仰大學生寬恕水準的比較研究》（未出版碩士論文），江西師範大學。[Wu, Y.-C. (2012). *Xinyang jidujiao yu wuzongjiao xinyang daxuesheng kuanshu shuizhun de bijiao yanjiu* (Unpublished master's thesis). Jiangxi Normal University.]
- 李新民、陳蜜桃（2009）：〈寬恕的測量及其與焦慮的潛在關聯〉。《教育心理學報》，41，1–27。[Lee, H.-M., & Chen, M.-T. (2009). Assessment of potential relationship between forgiveness and anxiety. *Bulletin of Educational Psychology*, 41, 1–27.] <https://doi.org/10.6251/BEP.20081001>
- 林志哲、葉玉珠（2011）：〈「大學生感恩量表」之發展〉。《測驗學刊》，58，147–178。[Lin, C.-C., & Yeh, Y.-C. (2011). The development of the “Inventory of Undergraduates’ Gratitude.” *Psychological Testing*, 58, 147–178.] <https://doi.org/10.7108/PT.201104.0002>
- 林維芬（2011）：〈「修訂 Enright 寬恕治療歷程模式」團體介入方案對國小兒童寬恕態度、情緒智力與幸福感之研究〉。《教育心理學報》，42，591–611。[Lin, W.-F. (2011). The effects of revised Enright process model of forgiveness educational intervention on forgiveness, emotional intelligence, and well-being among elementary students. *Bulletin of Educational Psychology*, 42, 591–611.] <https://doi.org/10.6251/BEP.20100209>
- 范超、胡金生（2013）：〈中學生的寬恕傾向及其與學校適應感的關係〉。《教育科學》，2，51–55。[Fan, C., & Hu, J.-S. (2013). Zhongxuesheng de kuanshu qingxiang ji qi yu xuexiao shiyinggan de guanxi. *Educational Science*, 2, 51–55.]
- 教育部統計處（2016）：〈各級學校學生數—按縣市別分〉。 <https://reurl.cc/ald9VG> [Ministry of Education, Department of Statistic. (2016). *Geji xuexiao xuesheng shu-an xianshi biefen*. <https://reurl.cc/ald9VG>]
- 張芝萱（2021）：〈中文版慈悲心靈量表應用於臺灣青少年之心理計量分析〉。《特殊教育研究學刊》，46（2），61–91。[Chang, C.-H. (2021). Psychometric properties of Chinese version of Compassion Mind Scales as applied to Taiwanese adolescents. *Bulletin of Special Education*, 46(2), 61–91.] [https://doi.org/10.6172/BSE.202107_46\(2\).0003](https://doi.org/10.6172/BSE.202107_46(2).0003)
- 張映芬（2021）：〈國中生學習挫折復原歷程模式之建構：心理資本、社會資本、挫折容忍力、正向情緒、適應性動機涉入之關係〉。《教育心理學報》，53，173–198。[Chang, Y.-F. (2021). Model of resilience to learning frustration: The relationships among psychological capital, social

- capital, frustration tolerance, positive emotions, and adaptive motivational engagement. *Bulletin of Educational Psychology*, 53, 173–198.] [https://doi.org/10.6251/BEP.202109_53\(1\).0008](https://doi.org/10.6251/BEP.202109_53(1).0008)
- 張盈 (2017) : 《高中生的自尊、寬恕對攻擊行為的影響》 (未出版碩士論文) , 天津師範大學。 [Zhang, Y. (2017). *Gaozhongsheng de zizun, kuanshu dui gongjixingwei de yingxiang* (Unpublished master's thesis). Tianjin Normal University.]
- 張蕊 (2008) : 〈大學生對寬恕內涵理解的調查研究〉。《中國青年研究》, 10, 95–98。 [Zhang, R. (2008). Daxuesheng dui kuanshu neihan lijie de diaocha yanjiu. *China Youth Study*, 10, 95–98.]
- 陳秉華、范嵐欣、詹杏如 (2016) : 〈融入宗教／靈性的基督徒諮商員教育課程之成果評估〉。《教育心理學報》, 47, 501–523。 [Chen, P.-H., Fan, L.-H., & Chan, S.-R. (2016). Teaching a course on integrating religion/spirituality into counseling for Christian counselors. *Bulletin of Educational Psychology*, 47, 501–523.] <https://doi.org/10.6251/BEP.20150407>
- 陳瑜、孫越異、裴濤、張寧 (2013) : 〈Connor-Davidson 心理復原力量表中文版在大學生中的信效度分析〉。《中華行為醫學與腦科學雜誌》, 22, 1040–1043。 [Chen, Y., Sun, Y.-Y., Pei, T., & Zhang, N. (2013). Reliability and validity of Connor-Davidson Resilience Scale in Chinese college students. *Chinese Journal of Behavioral Medicine and Brain Science*, 22, 1040–1043.] <https://doi.org/10.3760/cma.j.issn.1674-6554.2013.11.026>
- 黃小燕 (2015) : 《大學生宗教信仰與寬恕的關係研究》 (未出版碩士論文) , 閩南師範大學。 [Huang, X.-Y. (2015). *Daxuesheng zongjiao xinyang yu kuanshu de guanxi yanjiu* (Unpublished master's thesis). Minnan Normal University.]
- 曾文志 (2008) : 〈大學生的生活事件、人際長處與心理健康之復原力取向研究：仲介與調節效果的探討〉。《教育心理學報》, 40, 221–239。 [Tseng, W.-C. (2008). Resilience in life events, interpersonal strength, and mental health among college students: An examination of mediation and moderation effects. *Bulletin of Educational Psychology*, 40, 221–239.] <https://doi.org/10.6251/BEP.20080310>
- 楊鳳玲、陳柏霖 (2017) : 〈寬恕教育課程對國小五年級學生寬恕態度與幸福感之影響〉。《教育心理學報》, 48, 351–370。 [Yang, F.-L., & Chen, P.-L. (2017). The effects of forgiveness education course on forgiveness attitude and well-being of fifth-grade students. *Bulletin of Educational Psychology*, 48, 351–370.] <https://doi.org/10.6251/BEP.20160223>
- Abid, M., & Sultan, S. (2015). Dispositional forgiveness as a predictor of psychological resilience among women: A sign of mental health. *i-manager's Journal on Educational Psychology*, 9(2), 1–7. <https://doi.org/10.26634/jpsy.9.2.3649>
- Aricioglu, A. (2016). Mediating the effect of gratitude i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forgiveness and life satisfaction among university student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Higher Education*, 5(2), 275–282. <https://doi.org/10.5430/ijhe.v5n2p275>
- Batik, M. V., Bingöl, T. Y., Kodaz, A. F., & Hoşoğlu, R. (2017). Forgiveness and subjective happiness of university student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Higher Education*, 6(6), 149–162. <https://doi.org/10.5430/ijhe.v6n6p149>

- Connor, K. M., & Davidson, J. R. T. (2003). Development of a new resilience scale: The Connor Davidson Resilience Scale (CD-RISC). *Depression and Anxiety, 18*(2), 76–82. <https://doi.org/10.1002/da.10113>
- Consoli, S., Rossi, A., Thompson, L. Y., Volpi, C., Mannarini, S., Castelnuovo, G., & Molinari, E. (2020). Assessing psychometric properties of the Italian version of the Heartland Forgiveness Scale. *Frontiers in Psychology, 11*, Article 596501. <https://doi.org/10.3389/fpsyg.2020.596501>
- Dahiya, R., & Rangnekar, S. (2020). Forgiveness in Indian organizations: A revisit of the heartland forgiveness scale. *Current Psychology: A Journal for Diverse Perspectives on Diverse Psychological Issues, 39*(6), 2174–2191. <https://doi.org/10.1007/s12144-018-9879-6>
- Davis, D. E., Worthington, E. L., Jr., Hook, J. N., & Hill, P. C. (2013). Research on religion/spirituality and forgiveness: A meta-analytic review. *Psychology of Religion and Spirituality, 5*(4), 233–241. <https://doi.org/10.1037/a0033637>
- DeShea, L., & Wahkinney, R. L. (2003). *Looking within: Self-forgiveness as a new research direction* [Paper presentation]. International Campaign for Forgiveness Conference, Atlanta, GA.
- Edwards, L. M., Lapp-Rincker, R. H., Magyar-Moe, J. L., Rehfeldt, J. D., Ryder, J. A., Brown, J. C., & Lopez, S. J. (2002). A positive relationship between religious faith and forgiveness: Faith in the absence of data? *Pastoral Psychology, 50*(3), 147–152. <https://doi.org/10.1023/A:1012940402668>
- Enright, R. D., & Fitzgibbons, R. P. (2000). *Helping clients forgive: An empirical guide for resolving anger and restoring hope*. American Psychological Association. <https://doi.org/10.1037/10381-000>
- Gallo-Giunzioni, K., Prieto-Ursúa, M., Fernández-Belinchón, C., & Luque-Reca, O. (2020) Measuring forgiveness: Psychometric properties of the Heartland Forgiveness Scale in the Spanish population.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Research and Public Health, 18*(1), Article 45. <https://doi.org/10.3390/ijerph18010045>
- Hair, J. F., Jr., Black, W. C., Babin, B. J., & Anderson, R. E. (2009). *Multivariate data analysis* (7th ed.). Pearson.
- Hall, J. H., & Fincham, F. D. (2005). Self-forgiveness: The stepchild of forgiveness research. *Journal of Social and Clinical Psychology, 24*(5), 621–637. <https://doi.org/10.1521/jscp.2005.24.5.621>
- Ikedo, F., Castro, L., Fraguas, S., Rego, F., & Nunes, R. (2020). Cross-cultural adaptation and validation of the European Portuguese version of the Heartland Forgiveness Scale. *Health and Quality of Life Outcomes, 18*, Article 289. <https://doi.org/10.1186/s12955-020-01531-9>
- Kirmani, M. N. (2015). Gratitude, forgiveness and subjective-well-being among college going student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ublic Mental Health and Neurosciences, 2*(2), Article ID-0021.
- Mary, E. M., & Patra, S. (2015). Relationship between forgiveness, gratitude and resilience among the adolescents. *Indian Journal of Positive Psychology, 6*(1), 63–68.
- Mauger, P. A., Perry, J. E., Freeman, T., Grove, D. C., McBride, A. G., & McKinney, K. E. (1992). The measurement of forgiveness: Preliminary research. *Journal of Psychology and Christianity, 11*(2), 170–180.

- McCullough, M. E. (2000). Forgiveness as human strength: Theory, measurement, and links to well-being. *Journal of Social and Clinical Psychology, 19*(1), 43–55. <https://doi.org/10.1521/jscp.2000.19.1.43>
- McCullough, M. E., Rachal, K. C., Sandage, S. J., Worthington, E. L., Jr., Brown, S. W., & Hight, T. L. (1998). Interpersonal forgiving in close relationships: II. Theoretical elaboration and measurement.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75*(6), 1586–1603. <https://doi.org/10.1037/0022-3514.75.6.1586>
- Miller, A. J., Worthington, E. L., Jr., & McDaniel, M. A. (2008). Gender and forgiveness: A meta-analytic review and research agenda. *Journal of Social and Clinical Psychology, 27*(8), 843–876. <https://doi.org/10.1521/jscp.2008.27.8.843>
- Park, N., Peterson, C., & Seligman, M. E. (2004). Strengths of character and well-being. *Journal of Social and Clinical Psychology, 23*(5), 603–619. <https://doi.org/10.1521/jscp.23.5.603.50748>
- Rye, M. S., Loiacono, D. M., Folck, C. D., Olszewski, B. T., Heim, T. A., & Madia, B. P. (2001). Evaluation of the psychometric properties of two forgiveness scales. *Current Psychology, 20*(3), 260–277. <https://doi.org/10.1007/s12144-001-1011-6>
- Sandage, S. J., Worthington, E. L., Jr., Hight, T. L., & Berry, J. W. (2000). Seeking forgiveness: Theoretical context and an initial empirical study. *Journal of Psychology and Theology, 28*(1), 21–35. <https://doi.org/10.1177/009164710002800102>
- Sapmaz, F., Yıldırım, M., Topçuoğlu, P., Nalbant, D., & Sızır, U. (2016). Gratitude, forgiveness and humility as predictors of subjective well-being among university students. *International Online Journal of Educational Sciences, 8*(1), 38–47. <https://doi.org/10.15345/iojes.2016.01.004>
- Sharma, S., & Das, I. (2017). Contribution of anger, gratitude and subjective well-being as predictors of forgiveness. *Indian Journal of Positive Psychology, 8*(3), 407–410. <https://doi.org/10.13140/RG.2.2.16923.05929>
- Silfiyasari, & Ahmad, M. D. (2019). Effect of forgiveness on life satisfaction mediated by gratitude. *Advances in Social Science, Education and Humanities Research (ASSEHR), 304*, 238–241. <https://doi.org/10.2991/acpch-18.2019.59>
- Soni, P. (2015). A study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resilience and forgiveness. *Indian Journal of Mental Health, 3*(1), 57–61. <https://doi.org/10.30877/IJMH.3.1.2016.57-61>
- Subkoviak, M. J., Enright, R. D., Wu, C. R., Gassin, E. A., Freedman, S., Olson, L. M., & Sarinopoulos, I. (1995). Measuring interpersonal forgiveness in late adolescence and middle adulthood. *Journal of Adolescence, 18*(6), 641–655. <https://doi.org/10.1006/jado.1995.1045>
- Tangney, J. P., Boone, A. L., Fee, R., & Reinsmith, C. (1999). *Individual differences in the propensity to forgive: Measurement and implications for psychological and social adjustment* [Manuscript under review]. George Mason University.
- Thompson, L. Y., Snyder, C. R., Hoffman, L., Michael, S. T., Rasmussen, H. N., Billings, L. S., Heinze, L., Neufeld, J. E., Shorey, H. S., Roberts, J. C., & Roberts, D. E. (2005). Dispositional forgiveness of self, others, and situations. *Journal of Personality, 73*(2), 313–360. <https://doi.org/10.1111/j.1467->

6494.2005.00311.x

- Toussaint, L., & Webb, J. R. (2005). Gender differences i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empathy and forgiveness. *The Journal of Social Psychology, 145*(6), 673–685. <https://doi.org/10.3200/SOCP.145.6.673-686>
- Wohl, M. J. A., DeShea, L., & Wahkinney, R. L. (2008). Looking within: Measuring state self-forgiveness and its relationship to psychological well-being. *Canadian Journal of Behavioural Science/Revue canadienne des sciences du comportement, 40*(1), 1–10. <https://doi.org/10.1037/0008-400x.40.1.1.1>
- Worthington, E. L., Jr., & Scherer, M. (2004). Forgiveness is an emotion-focused coping strategy that can reduce health risks and promote health resilience: Theory, review, and hypotheses. *Psychology & Health, 19*(3), 385–405. <https://doi.org/10.1080/0887044042000196674>
- Worthington, E. L., Jr., & Wade, N. G. (1999). The psychology of unforgiveness and forgiveness and implications for clinical practice. *Journal of Social and Clinical Psychology, 18*(4), 385–418. <https://doi.org/10.1521/jscp.1999.18.4.385>

收稿日期：2021 年 09 月 12 日
一稿修訂日期：2021 年 09 月 24 日
二稿修訂日期：2022 年 01 月 19 日
三稿修訂日期：2022 年 03 月 26 日
四稿修訂日期：2022 年 06 月 20 日
五稿修訂日期：2022 年 08 月 08 日
六稿修訂日期：2022 年 08 月 19 日
接受刊登日期：2022 年 08 月 23 日

Reliability and Validity of the Chinese Version of the Heartland Forgiveness Scale

Shu-Chien Hsiao

The Department of Psychology
Positive Psychology Center,
Kaohsiung Medical University

Chen-Wei Yu

The Department of Psychology,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Hsiu-Ling Lin

Chinese Language and Technology Center,
National Taiwan Normal University

Hsiang-Yi Wu

The Department of Psychology
Positive Psychology Center,
Kaohsiung Medical University

The field of positive psychology emerged in the 21st century. Positive traits are among the three pillars of this discipline and concern character strengths and virtues. A total of 6 virtues and 24 strengths exist. Park et al. (2004) defined strengths as “positive traits that reflect people’s thinking, feelings, and behaviors.” Forgiveness is one example. This strength can support mental health and is negatively correlated with multiple maladjustment indices, such as depression and anxiety (Mauger et al., 1992).

Early studies on forgiveness have emphasized the forgiveness of other people and examined the transformation of a victim’s negative attitude toward their transgressor to a positive one, as in the design of the Enright Forgiveness Inventory (Enright & Fitzgibbons, 2000) and the Transgression-Related Interpersonal Motivations Inventory (McCullough et al., 1998). Subsequently, attention has been focused on other facets of forgiveness, such as forgiveness of the self, which is defined as an individual’s recognition of their own errors, assumption of responsibility, and process of moving away from and back toward the self. On the basis of the multifaceted theory of forgiveness, studies have developed appropriate instruments to measure this construct, such as the Forgiveness of Self and Forgiveness of Others scales (Mauger et al., 1992), State Self-Forgiveness Scales (Wohl et al., 2008), Multidimensional Forgiveness Inventory (Tangney et al., 1999), and Heartland Forgiveness Scale (Thompson et al., 2005).

The progress of forgiveness research in Chinese-speaking society is approximately 10 years behind than that in the West. The first Chinese-speaking scholars to conduct studies in this field did not emerge until approximately 2000. Most research continue to treat forgiveness as a one-dimensional construct. Therefore, more studies are required to address this gap and examine forgiveness as a multifaceted perspective. Thompson et al. (2005) contributed critically to this promising and vital endeavor. They treated forgiveness as a multifaceted construct and examined the process of granting forgiveness instead of seeking forgiveness. Expanding previous theoretical frameworks, they included an additional facet of forgiveness in addition to that of others and the self: Forgiveness of situations. This approach has been influential in the field, and the corresponding scale has been translated into more than 20 languages.

The present research introduced the theoretical framework of the multifaceted forgiveness scale (i.e., the Heartland

Forgiveness Scale) proposed by Thompson et al. (2005). We first translated the scale from English to Chinese by using robust procedures, including back translation, and then examined its reliability and validity. Using stratified convenience sampling, we recruited 229 college students for a pilot test. After item and reliability analyses, the original 18 scale items were retained. Subsequently, for a formal test, we recruited 503 college students from North, Central, and South Taiwan. The number of participants from each area was proportionate to that area's population to ensure that our sample was representative. Results indicated that the scale exhibited high reliability (Cronbach's $\alpha = .87$). The reliability of each of the subscales was high: Forgiveness of the self ($\alpha = .79$), forgiveness of others ($\alpha = .79$), and forgiveness of situations ($\alpha = .78$). In addition, we examined the composite reliability (CR) and the average variance extracted (AVE) of each of the subscales. The CR was .87 for forgiveness of the self, .86 for forgiveness of others, and .87 for forgiveness of situations; their AVE values were .53, .50, and .52, respectively.

After establishing the reliability of the scale, we conducted confirmatory factor analysis by using SPSS AMOS to assess the construct validity of the scale. We used the maximum likelihood to estimate parameters and adapted the criterion proposed by Hair et al. (2009) to evaluate the overall model fit in terms of absolute fit measures, relative fit measures, and parsimonious fit measures. With respect to absolute and relative fit, the fit indices indicated that our model fit the data: Goodness of fit index (GFI) = .94, standardized root mean squared residual = .05, root mean square error of approximation = .06, and adjusted GFI (AGFI) = .91. We obtained the same results for the parsimonious Fit: Parsimony normed fit index = .69, and parsimony GFI = .63.

We examined the concurrent validity of the scale by testing the correlation between forgiveness and resilience, as measured using the Connor-Davidson Resilience Scale (CD-RISC). The results indicated that the entire forgiveness scale and its subscales were all positively significantly correlated with the CD-RISC and its subscales (i.e., positive acceptance of change, strengthening effect of stress, and perceptions of control). The r values ranged from .31–.56 ($p < .001$). The results demonstrated the validity of the Heartland Forgiveness Scale and corroborate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forgiveness and resilience, a critical well-being index.

By grouping individuals on the basis of demographic variables, we compared individuals' trait level forgiveness. Using multivariate analysis of variance, we entered data on sex, religion, and their interaction into the model to predict individuals' scale scores. None of the predictors were significant ($F < 1.5, p > .30$).

We determined that the Heartland Forgiveness Scale exhibited high reliability and validity in our Taiwanese college student sample. The strengths of the study include an effectively planned pilot test, a translation procedure with proven reliability, a representative sample of the formal test, and robust statistical tests. However, this study has some limitations that should be addressed. First, future studies should collect data on different age groups, such as older adults. Changes occurring in people's perception regarding forgiveness with age can affect the factor structure of the scale. Future studies should recruit participants with different occupations. Our study included only college students, and future studies validating the scale with other populations in Taiwan are warranted. Because of the positive correlation between forgiveness and well-being, future studies should develop interventions to help individuals exhibit greater multifaceted forgiveness. The facets of forgiveness are interconnected, and enhancing one facet might help individuals to develop another. However, with an organized intervention addressing the three facets together, individuals may benefit more fully from this character strength. The implications of this study are wide-ranging, and we encourage scholars and practitioners to use our empirically validated multifaceted Heartland Forgiveness Scale. We hope the introduction to this theoretical framework and instrument stimulate interest and spark intellectually diverse conversations among forgiveness researchers and practitioners in Taiwan, enabling the field to steadily develop and society to become more forgiving of others, the self, and situations.

Keywords: reliability, validation, scale, forgiveness

